

“扬州八怪”是清代中期活跃于扬州的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总称。“八怪”的组成说法不一，一般是指汪士慎、黄慎、金农、高翔、李鱓、郑燮、李方膺和罗聘八人，此外，还有高凤翰、闵贞、边寿民等都被纳入“扬州八怪”之列。他们都是敢于革新变法、讲究意趣和特立独行的书画家，其画风对后来海派画家直至近现代的齐白石、潘天寿等画家都产生重要影响。

“扬州八怪”多是南方人，他们或为官四方，或周游各地，与当时的达官显宦、文化名流皆有往来。特别是“扬州八怪”中的郑板桥曾任潍县知县，高凤翰又是临近的胶州人，当时的高密也崛起了一批书画名家，“扬州八怪”与高密文人有了较深的交往。

其实，“扬州八怪”的画风和书法艺术特别受到一位高密人的影响，他就是著名画家高其佩。高其佩是“扬州八怪”之一李鱓的老师，黄慎、罗聘、高凤翰的绘画都受到高其佩的影响，郑板桥的书法开始就是学高其佩。

郑板桥、高凤翰与高密文人交往尤为紧密。郑板桥与高密进士单琅、单作哲、李师中都是同年的会试进士。郑板桥《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》附注云：“高密单进士琅曰：不是好议古人，无非求其至是。”单琅在《郑板桥作字数幅为赠》中曾说：“我不善书，只知八分去篆犹未远，运人行草古法垂……”郑板桥任潍县知县时，时任左都御史的刘统勋作为钦差大臣与大学士高斌到山东赈灾，在潍县小驻，郑板桥曾协助赈灾事宜。

高凤翰与高密文人关系也颇为密切，与王庭侯、李师中、李若皋、单含、单仲昭、王元裳等人都有往来。高密诗人李若皋（字龙友，虞生，工诗，入《高密诗存》）曾在高凤翰家春草堂常住，并教高凤翰学诗。高凤翰曾说李若皋的诗胜自己数十倍。高密单仲昭曾为高凤翰医治，高凤翰作画以示谢意。高密著名画家李师中与高凤翰都被列入清“画中十哲”之中，高凤翰《赠李翰林秦风(师中)》诗云：“李侯京雒客，名彥动金闺。载笔忽青冥，沾香近紫薇。人声腾虎观，吾道在渔矶。可忆闲窗画，秋风木叶飞。”原注：“向为余作《寒皋木叶下》册幅，甚

妙。”高凤翰在江苏为官时，曾得到祖籍高密、时任两江总督的高其倬的赏识，高凤翰曾一度寓居高其倬江苏巡抚任所。高凤翰在《早海石弥勒小像歌》小注中说：“前制府高章之先生，其先本胶西人。后以事徙铁岭。国初从龙入关，为旗籍。”高凤翰在《上江苏抚台高大人书》中写道：“窃凤翰伏白请安人回，得奉温谕，垂淬之真，源入骨髓。”高凤翰与高密书法名家王庭侯（字绍公，康熙间拔贡，官蒙阴教谕）亦有往来，史书记载：“书法争座位帖，得其神。乾隆皇帝东巡于店壁见之，叹赏移时，诏有司访其人，先生以老病辞。”王庭侯有《高西园赠画菊》诗。高凤翰与高密单氏文人多有往来，曾为澧州知州单合作《野趣图》，现藏山东省图书馆。

“扬州八怪”主要活动于扬州。当时的扬州，特别是德州人卢见任两淮盐运使时，曾聚集了大量山东文士。乾隆年间，曾任云南布政使的高密人宫尔劝曾长期寓居浙江嘉兴，与钱陈群以诗文唱和。宫尔劝与卢见曾为乡试同年，曾在扬州卢见曾府上常住，宫尔劝与其子宫去矜遂与“扬州八怪”广泛结识，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黄慎曾为宫尔劝作《七柏图》，罗聘、闵华、戴亨等寓居扬州的文人纷纷题诗，罗聘《题宫怡云方伯七柏图》诗云：“孤松处士诗千首，五柳先生酒一杯。何似图中七株柏，东封山上翠飞来。”

巴山夜话



磨刀匠(网络图)

剪、宽剪、窄剪、圆头剪、尖头剪等。磨刀匠在磨刀剪时，不仅要了解刀与剪的种类和用途，还要懂得怎么开磨。

这是一个有经验的磨刀匠所必须知道的，否则不仅磨不光亮，而且也不够锋利，以后就很难挣饭吃了。

磨刀匠在磨菜刀的时候，劈开双腿，跨坐在凳子上，那姿势仿佛是在骑马。磨菜刀一般要经过粗磨和细磨两道工序，

先在砂砖上进行粗磨，然后在油石上进行细磨。条凳旁边挂着小水桶，磨刀时不断淋水，以降低摩擦产生的温度。冬天，还要在小桶里放些盐，防止水结冰。磨一阵之后，磨刀匠就要用手指在刀刃上轻轻地刮两下，然后，眯起一只眼睛，看看刀锋是否锋利。有的菜刀变钝了，光磨还不够，就要用戥刀将它戥薄。

戥刀，是一根尺把长的铁杆，两头有横扶手，铁杆中间镶着一把优质的戥刀，用它可以将刀的两刃刮薄。说得通俗点，戥刀，就是一把铁刨子。送来修整的刀剪，如果无需戥的，磨刀匠一般很少动戥刀。这倒不是说磨刀匠偷懒，而是他们爱惜顾客送来修理的刀剪。因为铁匠们在制作刀剪的时候，都经过了淬火工艺，也就是说刀口一带已经钢化了。如果使用戥刀，肯定会伤了刀剪的刃口。磨刀匠毕竟不是铁匠，不烧红炉不架铁砧的，不可能为刀剪淬火。所以，非不得已，这行当的匠人是不会轻易动戥刀的。

磨剪刀与磨菜刀相比，前者难度要大一些。菜刀是一片，而剪刀是两片，要求合在一起后，刀尖对齐，松紧适度，紧而不涩，松而不旷。因此，在磨的时候，手上的力度一定要掌握好，如果按在剪刀片前面的力量过大，剪刀口就没有了；如果按在剪刀片后面的力量过大，剪刀背就变薄了，以后剪刀用起来费力。

剪刀磨好之后，磨刀匠用破布条或者纸条试验刀刃，轻轻一剪，布条或者纸条一刀两断，功夫才算到家。

当磨刀匠把磨好的剪刀或菜刀还给主人的时候，那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蓄满了笑意。这一刻，他或许正沉浸在职业的快感当中，甚至忘记了谈报酬。

“磨剪子来——戥菜刀——”这抑扬顿挫的吆喝声，早已被尘世的喧嚣给湮没了。有时幸而听到，也给人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

那些淳朴的磨刀匠，已经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。有磨刀或磨剪子需求的人们，大概只能碰运气了。

走街串巷的磨刀匠

□ 矫友田

“磨剪子
来——戥菜
刀——”

旧时，无论是在繁华的城镇街市上，还是在偏僻乡村的老街老巷，磨刀匠高亢悠扬、抑扬顿挫的吆喝声穿透力极强。而且，这一声声划破长空的吆喝声，往往还有乐器相伴。

磨刀匠所用的响器有两种，或是铜号，或是铁镲。使用铜号时，先将号对天举起，憋足劲，“滴滴、嗒嗒”一吹，接下来便吆喝一声“磨剪子来——戥菜刀——”那吆喝声的响亮程度，与号声不相上下，能够传出老远；使用铁镲的时候，手提一串互相搭连的长方形厚铁板，前后一晃，便“当啷、当啷”作响，跟着便是一声吆喝。这种响器，行话叫“抢镲”，也有的地方称为“犁铧片”。

听到磨刀匠的吆喝声之后，那些家庭主妇或年迈的老妪，便会从针线筐里翻出两把半新不旧的剪刀，或从厨房里拿出有些卷刃的菜刀，交给磨刀匠修理一番。

磨刀剪的手艺，从何时开始成为民间一个专门的行业，并开始游走于市井招揽生意，并没有详实的史料记载。而在南宋文人吴自牧撰写的记录南宋都城临安世情风物的著作《梦粱录》里面，便有“修磨刀剪、磨镜，时时有盘街者，便可唤之”的记载。由此可见，这一行业至迟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。

这一行当的手艺人谋生，绝少群聚，都是形单影只在街巷游走。磨刀匠的行头好像都是一模一样的。肩扛一条长凳，一头固定两块磨刀石，一块用于粗磨，一块用于细磨，凳腿上还绑着个铁水罐。凳子的另一头则绑着坐垫，还挂了一个篮子或一个箱子，里面装一些简单的工具，如戥刀、水刷、水布、锤子等。

磨剪子、戥菜刀虽然是无本的生意，但也是需要手艺的细活。如果手艺不精，干不了多长时间，就很难招揽到生意了。

民间平时所用的刀具很多，诸如砍柴刀、切菜刀、裁纸刀、斩骨刀等，剪子也分为很多种，如长剪、短